



甘溪寻亲

■ 韦耀武

我的家乡湖北省南漳县巡检镇甘溪村(现更名为漫云村),长眠着一位叫江海亭的革命烈士。

江海亭 1911 年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西于家河村,1933 年参加了中共沂水县地下党组织的沂水县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22 岁的江海亭抛下妻子和刚一岁的儿子,离开了家乡,仅留给家人一枚刻有“江海亭”三个字的印章,自此音信全无。

1946 年 6 月 26 日,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帷幕。为了掌握国民党在鄂西北的兵力布置及当地民情,以新四军五师为主力组建的中原军区秘密派出大量侦察员奔赴各地开展侦察工作。当时,作为某部排长、侦察员的江海亭奉命前往鄂西北山区重要的商业小镇——甘溪,侦察敌情。他找了一身当地老百姓的衣服,又捡了一担柴禾,将手枪藏在柴禾捆里,来到国民党部队设立的进甘溪的关卡。第一道关卡很顺利,到第二道关卡时,敌人从柴禾捆里搜出了手枪,江海亭被捕。

敌人对江海亭百般利诱,见无效果,又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所知道的新四军情报,但江海亭毫无所动。敌人无计可施,就把烧得通红的木炭装在一个铁皮桶里,把铁皮桶挂在江海亭背上,押着他在甘溪老街上游街。边走边往铁皮桶里添加烧红的木炭。忍受着剧痛,江海亭大义凛然,严厉斥责敌人。敌人无计可施,最后把他押解到甘溪老街西头的河滩上,残忍地杀害于一棵古柳树下。就义前,江海亭大声喊道:“我叫江海亭,山东

人,是一名新四军,是来解放甘溪的。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烈士的鲜血随即染红了河滩上的青石。

江海亭牺牲后,老街上的百姓趁着夜色,将他偷偷安葬在古柳树对面的一个荒山坡上。1971 年,当地政府将烈士的遗骨重新装殓,与后来解放甘溪作战时牺牲的四名无名新四军烈士一起,重新安葬在甘溪老街西边的北包上,并修建了烈士陵园。

烈士捐躯七十载,他的亲人在哪里?巡检镇政府多番搜寻无果,把烈士的事迹发在了网上。而在山东沂水,江海亭的家人也在苦苦寻找着自己的亲人,直到 2013 年底,他的孙子江锦生在网看到了信息,于次年 2 月,带着烈士留下的那枚印章来到甘溪。当年目睹烈士牺牲的两位老人,一看到江锦生,立即肯定,江海亭烈士就是他们苦苦找寻的亲

人,因为江锦生和烈士的容貌实在太像了。跪拜在祖父墓前,江锦生终于为家人圆了一个 70 多年的寻亲梦,也终于可以告慰那些已经逝去,却始终未得到江海亭消息的亲人。

(作者供职于黄石信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小满

■ 马从春

南风微醺
一棵麦子站在五月的正中
以一种饱满的方式
探出脑袋
遥想梦中的金黄

温润的雨水
从故乡赶来
青草的气息弥漫山岗
那干涸的乡愁
顷刻间化作一汪涟漪

蛙声唤醒池塘
睡莲揉开惺忪的眼眸
抒情的荷叶
用尖尖的时节之笔
铺展一池的水墨丹青

种瓜点豆
母亲苍老勤奋的手
在古老的农历中穿行
初夏的日子就这样
爬满地的白发



小得盈满



■ 刘明礼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花谢了,但麦子苗壮起来,摇摇晃晃笑得欢悦,加之大部分地区迎来充沛雨水,江河湖泊波光粼粼,人们心中的饱满感也丰盈起来。

“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解释,此时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乳熟,虽已饱满,但还未成熟,故谓“小满”。小满分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意指小满节气,苦菜已枝叶繁茂,喜阴且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阳光下开始枯死,而麦子渐渐成熟。

小满到来,夏意始浓,温热的气候、灿烂的阳光、丰沛的雨水,使草木蓬勃出蓓蕾的景象。山川变得丰腴多姿,河流欢畅奔放,广袤大地上写满绿色的诗行。

小满期间,江南地区往往会江河湖满,如果不满,意味着遇到了干旱年景。“小满不满,无水洗碗”“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下,犁耙高挂”……对农民而言,小满在北方关乎小麦和玉米的收成,在南方则是水稻插秧的指向标,若水土合宜,便预示着风调雨顺,一年丰收在望。

关于小满的习俗,现代画家、诗人吴藕汀《廿四节候图》中的第八幅《小满》,用画配诗的形式作出了直观明确的表达。画中有泡桐花、野蔷薇、蛇莓、蒲公英、半边莲五种植物,其诗曰:“白桐落尽破檐牙,或恐年年梓树花。小满田畴寻草药,农闲莫问动三车。”传说小满为蚕神诞辰日,江浙一带农村多栽桑养蚕,此时蚕茧结成,正待采摘缫丝,因此江南有“小满动三车”的习俗,三车即为水车、牛车和丝车。

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小满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传承,也是一种哲学智慧。《说文解字》认为,满是盈溢,是一种丰盈到能溢出来的状态,在满字前加一个小字,颇有深意。按通常规律,有小则有大,可节气中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小满,是留有余地的满,它告诉人们,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虽则小满,但还未到收获时,只有谦逊地低下头,才能日臻成熟。

小得盈满,是一种智慧,得到一点小小的收获,有可以把握的东西,就应懂得满足。正如洪应明所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履盈满者,宜思之。”小满,乃是人生的一个参照,将熟未熟,还有期待。尤其是,为人不宜过“满”,应虚怀若谷,适当留白。

夏风如茗

■ 刘天文

清代文人张潮在其随笔文集《幽梦影》中,对风的体验和感悟这样写道:春风如酒,夏风如茗,秋风如烟,冬风如芥。在涨潮看来,春风轻柔、温暖,似有新生儿的体香,易生亲近之意,身心也如饮醇酒。夏天燥热,若迎面吹来一阵凉风,从头顶到脚底,贯穿凉意,定生爽气。

古诗中,风的意象主要按四季表述,其中夏风又称为“南风、暖风、熏风”等。我喜欢“暖风”这个词,它特指初夏的风,似自带温度,只是想想,暖意便氤氲缭绕。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麦穗风里熟,梅逐雨中黄”,在诗人笔下,初夏的微风催生了麦子的成熟,甚至原野上金色的麦浪也是它的手笔。如果你以为初夏风的“暖”仅是如此,那也只是略知一二。周邦彦说,“风老莺雏,雨肥梅子”,暖风又像“母亲”,把雏莺喂养大,一个“暖”字,道尽了母爱的特质。所以,此时的夏风,如一杯红茶,红艳明亮,香气芬芳。

更多时候,夏风如一个调皮的孩子,到处招惹是非。“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



蔷薇一园香。”看看,这不是去窃玉偷香了么?它掀起水晶帘,好奇于帘后的内容,走时还不忘携一缕花香。或者“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它又玩起莲叶上积存的清水,只不过玩得兴起,莲叶侧倾,水如银倾泻如注。但也有安静的时候,夜深时,它轻轻摇动竹子,竹影晃动,栖身轩窗,何等宁静安然。此时的夏风,如茶水初沏,在水中欢快地翻滚,最后沉静,令饮者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华夏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

十二毒,得茶(即茶)而解之”的传说,最早的饮茶方法,其实就是用嘴直接咀嚼茶树的鲜叶,吃茶一词也由此而来。夏风中夹杂着青草、山花、泥土、水汽等诸般滋味,猛然吸上一口,如吃茶一般,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自然味道,须臾散入四肢百骸,体泰心舒。所以,夏风宜吃。

夏风又起,绕城荷叶已掀风,不知是风掀起了荷叶,还是荷叶掀起了风。这个问题不必细究,但从中可以品出,夏风,原来还有禅意。

(作者供职于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



丰收之海

祝华伟 (作者供职于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